

INVESTIGATIONS OF
THE BAD WORLD: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FIRST PHILOSO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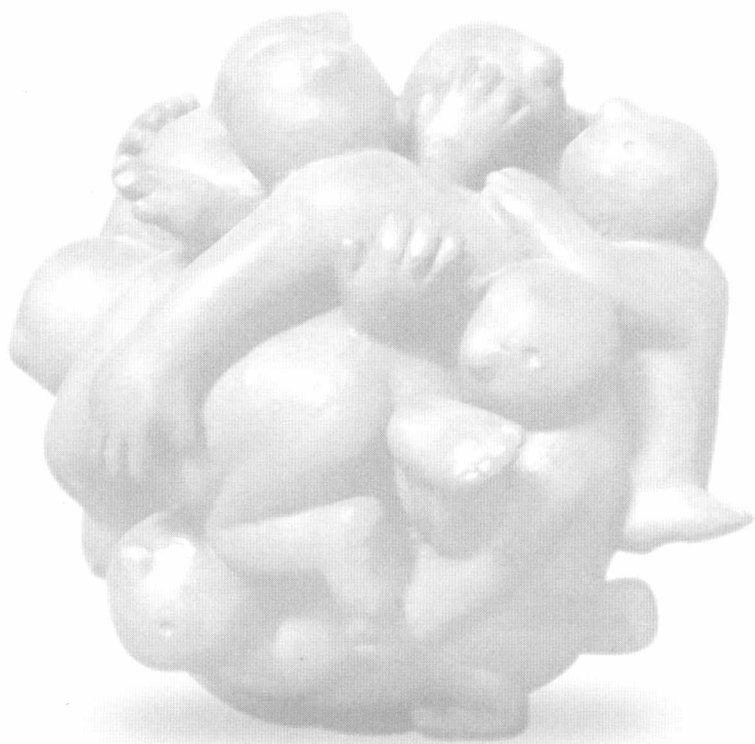


坏世界研究

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赵汀阳◎著

INVESTIGATIONS OF
THE BAD WORLD: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FIRST PHILOSOPHY



坏世界研究

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赵汀阳◎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 赵汀阳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300-10414-0

I. 坏…

II. 赵…

III. 政治哲学-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2063 号

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赵汀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23.5 插页 2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1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导言：如果不能改变世界就改变世界观 / 1

1. 政治的发生 / 6

1.1 理论假设的政治初始状态 / 6

1.2 比较真实的初始政治问题 / 18

2. 城邦，民众和广场 / 29

2.1 “常常听到人们在争论城邦的性质” / 29

2.2 “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 / 31

2.3 有广场就有地方说话 / 38

2.4 修辞术与辩证法之争 / 42

2.5 城邦政治没有理论但留下理论问题 / 48

3. 最好的国家 / 51

3.1 政治正当性问题的提出 / 51

3.2 理想离现实有多远？ / 63

4. 从世界问题开始的天下政治 / 76

- 4.1 当政治问题从世界开始 / 76
- 4.2 天下作为饱满的世界概念 / 82
- 4.3 天下的网络系统及其“无外原则” / 87
- 4.4 天命民心 / 95
- 4.5 治乱兴亡的制度问题 / 103
- 4.6 德策略与和策略 / 110
- 4.7 天下思维的方法论 / 120

5. 治与乱 / 125

- 5.1 好制度与坏人性 / 125
- 5.2 政治的伦理学转向 / 129
- 5.3 无为之治的自然主义 / 147
- 5.4 法治与制度的可信性 / 153
- 5.5 反政治的政治 / 161

6. 硬道理和软道理 / 184

- 6.1 强者是光荣的 / 184
- 6.2 精神政治的四大发明 / 195
- 6.3 狐狸和狮子 / 210

7. 一切事物都有政治边界 / 217

- 7.1 制造个人 / 217
- 7.2 权利为本颠覆了什么? / 229
- 7.3 被自由误导的自由 / 243
- 7.4 革命的浪漫想象 / 260

7.5 民主如何正当 / 274

7.6 扁平化的正义 / 296

7.7 国家、国际和世界：三种政治 / 308

8. 全球性到世界性 / 323

8.1 人权与人的概念 / 323

8.2 文化冲突与对话的期望值 / 340

8.3 世界之治 / 357

Contents

Introduction: To change the worldview if unable to change the world / 1

1. The beginning of the political / 6

- 1.1 The theoretical original situation of the political / 6
- 1.2 The factual original problems of the political / 18

2. Polis, demos and agora / 29

- 2.1 The image of polis / 29
- 2.2 An exemplary institution / 31
- 2.3 Agora for all to speak / 38
- 2.4 Rhetorike vs dialektikos / 42
- 2.5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polis / 48

3. The best state / 51

- 3.1 Political justification / 51
- 3.2 Idea far from reality / 63

4. The politics to begin with world problem / 76

- 4.1 Political problem of world came first / 76
- 4.2 All-under-heaven as a thick concept of world / 82
- 4.3 Principle of inclusion of all / 87
- 4.4 The hearts of all peoples / 95
- 4.5 Conditions for successful governance / 103
- 4.6 Political rightness and harmony / 110
- 4.7 The methodology of all-under-heaven / 120

5. Order and disorder / 125

- 5.1 Good rules and bad human nature / 125
- 5.2 Ethical solution to the political / 129
- 5.3 Governance by non-action / 147
- 5.4 Institutional trust / 153
- 5.5 Anti-politics / 161

6. Hard rules and soft play / 184

- 6.1 Success is glorious / 184
- 6.2 Four inventions of the politics of spirit / 195
- 6.3 Fox and lion / 210

7. Everything has its political border / 217

- 7.1 Making of individual person / 217
- 7.2 The loss of a rights-based society / 229
- 7.3 Liberty misled by freedom / 243
- 7.4 Revolution and its imaginations / 260

- 7.5 Democracy to be justified / 274
- 7.6 The flat justice / 296
- 7.7 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world politics / 308

8. Globality and worldness / 323

- 8.1 Concepts of human for human rights / 323
- 8.2 Clash of cultures and dialogue / 340
- 8.3 Making a world / 357

导言：如果不能改变世界就改变世界观

世界首先是个坏世界，而人们幻想好世界。人们通过政治去研究坏世界，而通过道德去想象好世界。古代人看重理想，所以把政治学看做是伦理学的一部分，现代人认清现实，因此政治哲学成为了第一哲学。

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痛苦之中，除非灵魂深处闹革命痛改了自己的世界观。除了无法超越的局限性以及与运气有关的不幸，人类的痛苦主要来自错误的政治。政治决定人的命运，或者说，政治就是命运。

如果一个世界足够好以至于人人都能够满意，那么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好世界没有什么需要想的。只要具备人人自私和资源稀缺这两个条件，世界就是个坏的世界。很不幸，人类世界所具备的缺点远不止这两点。人性自私和资源稀缺这两个条件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必要的，这两者导致了人类生活所有值得思考和言说的悲欢故事和成败历史。好世界不仅没有问题可想，甚至无话可说。假如存在极乐世界，那一定没有历史，一定非常无聊。人类一直在追求“样样都好”和“天天都好”的极乐世界，可这是个悖论性的追求：“样样都好”的世界里无所谓价值，而价值的消失导致生活意义的消失；“天天都好”的世界不发生故事，即使长生不老，一生也只等于一瞬。真实世界虽然不好，却充满意义。

在一个坏的真实世界中，最世俗而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其重要性和世俗性恐怕只有经济能够勉强与之相比。关于政治的研究一般分为政

治哲学和政治学，它们共享着有关政治的大多数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关于权力与利益的问题，即人们如何获得他们能够获得的权力和利益。不过，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角度有所不同：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策略，相当于有关权力和利益问题的“兵法”；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的正当理由和原理，相当于有关权力和利益问题的“法理”。与其他哲学问题一样，政治哲学归根到底也是一些简单得难以置信的问题，然而又是艰难得几乎无望解决的问题——哲学问题往往如此，虽然并不复杂，但非常艰难，都是看着容易想着难的问题。人们从文明开始就不断思考政治哲学问题，它们都是生活中要命的问题，它们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不想不行。

我如何才能获得我可能得到的利益？这是个最简单也是最难问题。根本的难点在于，如果没有他人的同意，我就根本得不到我想得到的利益。他人是生活全部难题的根源。为什么不能去抢、去偷、去杀人放火？如果被告知因为人应该遵守伦理规范，这是一个浅薄轻浮的回答，甚至是谎言。真正的原因是“他人不同意”。他人的力量和可能的反抗是人们放弃去偷去抢的最终原因。假如把他人杀掉，那么自己也可能被杀掉，而且，杀人并不能使自己的生活会变得有意义。他人是个最大的悖论：他人一方面是每个人利益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是每个人生活全部意义的来源，无论痛苦还是幸福，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一切都与他人有关，因此每个人都绝对需要他人。

政治哲学一般比较诚实，而伦理学则有时会自我感动地用一些虚伪的道德呼唤掩埋严肃问题。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共享许多问题，但各自的核心问题有所不同：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幸福；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则是权力和利益。伦理学往往错误估计伦理规范的能力，可是在利益面前，规范是软弱无能的，如果不是完全徒劳的话。在古代很长时间里，政治哲学与伦理学没有明显区分，甚至政治哲学曾经被认为是伦理学的一部分。严酷的事实终于使人们发现伦理没有能力去对付和解决社会困难，人性自私的力量强过伦理规范太多，在坏世界里幻想好世界是典型的望梅止渴，因此，必须有政治哲学去深入研究坏的世界。如果没有把最坏

的社会情况考虑在内就不是有效的研究，就等于在掩盖问题，于是，政治哲学不得不考虑人们不择手段谋私利的局面。在一个如此坏的世界里人们如何才能发展出某种制度以保证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当然，这绝非贬低伦理学的重要性，事实上伦理学另有重任，而且是政治哲学所无能为力的，那就是幸福问题。利益和幸福同样重要，而又无法互相替代。关于幸福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看我的伦理学著作《论可能生活》，里面有关于幸福的诚实讨论。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幸福，而将讨论权力和利益。

准确地说，权力和利益是政治哲学要面对的事实，我们必须把事实化成问题，才构成研究。由权力和利益的事实（按照摩根索漂亮的说法是“作为利益的权力”）所能够化出来的问题很多，采取不同的分析框架就会产生不同的问题。柏拉图和孔子各自独立开创了至今一般视为最正宗的政治分析框架：**统治制度**。其核心问题是制度的治理能力和制度的正当性。柏拉图研究政治制度就像在研究人的卓越性（virtue），他认为国家之首善是公正，有了公正，国家就必定是正当的并且有政治效率。孔子则相信，如果一种制度的精神为“仁”，规章合“礼”，万事皆得“正名”，这种制度就必定是正当的并且有政治效率，即形成善治。从制度去分析政治问题是政治哲学经久不衰的主流。毛泽东和卡尔·施密特也各自独立地发现了一种独辟蹊径的政治分析框架：**敌人意识**。毛泽东甚至早于施米特看出划分敌友是根本性的政治意识^①，不过施米特的论述更具学理性，他指出，正如真假是知识判断，善恶是道德判断，美丑是美学判断，敌友则是政治判断。这种关于敌人的问题意识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特别是追溯到基督教的异教徒意识，甚至追溯到

^① 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柏拉图^①。施密特的敌人意识虽然深刻，但也未免偏激，似乎应该弱化为异己意识比较合适。意识的政治分析能够解释一些由制度分析所无法解释的问题，特别是由文化或价值观的差异所导致的政治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就是敌人意识的当代表达，因此，意识的政治分析构成对制度分析的一种重要的补充。不过，无论是制度分析还是政治意识分析都还不是总揽式的分析框架（comprehensive framework）。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治一乱”概念似乎提供了一个总揽式分析框架，它大致相当于当代的博弈论提供的分析框架：冲突与合作。这个分析框架大概能够覆盖所有的政治问题，而且能够深化我们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的理解，可以说是目前最优越的分析框架。

本书不准备讨论全部政治问题，而是有选择地讨论部分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选择标准大概是这样的：（1）所选问题都具有当代性和未来性，即使是非常古老的问题，也仍然具有当代性，而且尚未终结，所以又具有未来性；（2）所选问题不一定是政治学术文本中的问题，但一定是真正创造了历史进程的问题，因为有一些真正重要的政治问题并不是学术文本提出来的，而是生活事实提出来的。

至于分析的方法论，我一如既往地坚持“无立场”分析。无立场分析经常被误解为反对或者放弃任何一种立场，其实，我所谓的无立场是：（1）反对任何一种立场的无条件权威和批评豁免权，或者说，思想就是思想，思想不专门服务于任何一个立场；（2）任何一个立场在特定条件下都可以有某种正确之处，都是理解问题的一个条件，因此，无立场地去看问题就是游移地从每个立场去看问题，如水一般地从一個立场流变到另一个立场。在某种意义上，无立场可以说是从老子的“水的方法论”中化出来的（老子最爱用水的暗喻）。也许读者会发现，在本书中，我的立场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问题上为不同的立场辩护，于是在各种观

^① Plato: *Euthyphro*, 7c-d.

点之间形成自相矛盾。人类生活是复杂多变的，如果不是自相矛盾，反而是奇怪的，因此，每种道理本身必须是无矛盾的，各种道理之间又必定是互相矛盾的，这正是我要达到的思想效果。按照不同问题的特定情况而变换立场，类似于“无法之法”，就是无立场之法。书中讨论了多种政治问题以及多种重要观点，主要试图指出，伟大的哲学家们能够提出各种永远值得思考的理论，但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彻底摆平政治问题。从无立场的思想去看，没有完美的政治，只有动态正确的政治。

我原来研究形而上学，考察了许多呆主意，后来研究伦理学，考察了许多傻主意，再后来研究政治哲学，又考察了许多坏主意。人类心智大概如此，好在人类一直锲而不舍，指望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做成某些事情。本书意在求解那些关键的政治问题，但是正如其他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关键的政治问题都是永远的死结，都是无解的问题，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我也同样不能给出所谓正确的答案，但仍然试图发现正确的求解之道。这就是以无立场之法所发现的：没有完美的政治，只有动态正确的政治。无论如何，人们需要想象一个最值得想象的政治世界，我的想象是天下制度，或者说是作为天下的世界。这是我近 10 年来着力推荐的最好政治。天下理论并不拘泥于周公之理，而是一种重新创作。本书所述的天下理论比我在《天下体系》中的论述有了许多推进。

各种政治问题是在历史中逐步发展出来的并且使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本书也考虑到各种问题的历史顺序，但本书是理论著作，并非史学著作，更着重各种问题的理论关系，因此，各种问题的历史顺序并不完全如实，只是稍具历史感而已，不必严格追究。本书还涉及中西前人许多著名观点，主要选择的是一些有智慧的错误观点。有智慧的错误观点远比无智慧的四平八稳观点重要得多。

我仍然坚持认为，如果一本书对人没有用处，那是罪过。我希望这本书比马基雅维利的书更有用，马基雅维利只教人坏，我试图揭示如何对付坏世界。

1. 政治的发生

1.1 理论假设的政治初始状态

无人知道政治初始状态是什么样的，当然有许多基于人类学—社会学或者历史学理由的猜测，但哲学家们宁愿给出政治初始状态的理论假设。初始状态的假设是纯属理论虚构的一个实验状态，它不仅是解释政治如何发生的一种模拟，更重要的是给定了关于一切政治问题的一个条件清楚的理论环境。历史上“真实的”（其实不太真实）初始状态虽然重要，但任何一种真实的初始状态都是特殊的和偶然的的历史语境，它所蕴含的政治问题未必能够覆盖所有可能出现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在理论上创造一种能够覆盖所有政治问题的虚构语境。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满足于关于一个事情的历史叙事而需要创造理论的原因。

初始状态虽是理论虚构，但它对于说明真实生活必须是有效的，其有效性至少意味着：（1）在虚构的初始状态下开展的初始游戏与真实生活游戏之间必须是可通达的或可过渡的，或者说是足够相似的，大致能够反映真实生活的思维方式和策略选择模式。（2）作为思想实验的初始游戏所发现的普遍原理能够表达比真实情况更正确的博弈选择。这是因为，真实博弈有特殊语境和许多偶然因素，也就可能使人们做出冲动的错误选择。不过，追求“比真实更正确”的纯粹理论理想多少有些荒谬：理论或许更正确，但人们实际追求的未必是正确的事情，对于具体的生

活，并没有充分理由能够证明“正确的”就是“更好的”，错误的行为往往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历史，许多人甚至宁愿要“错误的”生活。这就像真实世界中并没有严格的直线，人们也未必就认为严格的直线比不太直的线更好，但无论如何，理论上的直线对真实的不太直的直线仍然具有说明力，同样，作为理论实验的游戏就是试图发现比真实更正确的选择，以便更深刻地普遍理解生活。（3）初始游戏必须包含生活的最坏可能性。很显然，如果一种理论能够解决最坏可能性中的问题，就必定能够解决任何可能性中的问题。真实的初始状态所以不是最优的理论分析对象，也是因为真实状态可能不够极端，没有达到生活最差状态的极限，因此没有充分的说明力。

于是我们假定：（1）初始游戏是一个尚未存在共同承认的游戏规则的特殊游戏，即一个无法度或无政府状态的游戏。初始游戏是在无限制的策略选择中进行的，没有什么非法的或不允许的，人们将在充分的自由选择中形成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2）既然每个博弈方都享有最大化的自由选择，就必定暴露出“前道德的”真面目，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去做他最想做的事情，此时，任何一个人的唯一限制就是他人的选择，任何人的选择不得不受到他人选择的制约。这是分析人与他人之间关系最彻底的理论环境，所有的规则和制度都将在人与他人的互相制约关系中产生。（3）初始游戏必定是一个生存博弈，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由冲突形成合作，这也是政治哲学的总问题。在生存博弈中，人们有可能选择道德行为，但我们不能预设人们的道德觉悟，道德行为必须同时碰巧是具有生存优势的行为，否则是可疑的。宾默尔就曾经嘲笑哲学家太喜欢幻想对生活问题的道德解决，并且还道德想象成康德式的理性先验绝对命令，可是道德游戏终究必须同时是生存游戏，否则根本行不通。^①

^① 参见 [英] 肯·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1卷，§1.2.4，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如果道德原则在生存博弈中是没有效率的，那么就是坏的原则。（4）每个博弈者都是“政治人”。流行的假设是“经济人”，即始终以理性计算去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并且风险最小化的人。经济人假设对于分析狭义的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比较合适的，但对于性质复杂的利益就未必能够以经济方式去计算，强为之则难免削足适履了，而且经济学所定义的理性也不足以表达人们在思考政治问题时所需要的理性。因此我们有理由改用政治人的假设。政治人除了考虑经济利益，还考虑权力，不仅考虑制度权力，而且还考虑精神权力，总之，政治人追求能够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的一切因素。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会为了精神权力而放弃某些经济利益甚至甘冒奇险。当把精神需要计算在内就会发现，某些对于经济人而言是非理性的行为，对于政治人来说却仍然是理性选择。只有把物质利益和精神需要都考虑在内才能够解释政治问题，所以我们选择政治人作为博弈者。

哲学家们给出过多种初始状态的设想，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可能是最知名的初始状态。比霍布斯更古老的荀子假设有与之相似但别有深意的设想。《礼记·礼运》则相信早期社会是充分合作的“大同”社会，后来才变成私心压倒公心的“小康”社会。马克思主义的想象与《礼记》有某些相似，也相信在产生私心和冲突之前有过原始共产主义。卢梭的自然状态版本也很有名，他相信自然状态中人们虽有自然的不平等（体力和智力），但远不足以导致霍布斯想象的普遍的残酷冲突，因为那时还没有什么值得拼命争夺的东西，直到后来出现“万恶的私产”才使人激动到不要脸而去抢、去盗。比较晚近的初始状态构想有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游戏和艾克斯罗德的循环赛游戏，都是博弈论条件的实验状态。如此等等。这些想象都很有趣，当然都是理论构思，并非历史上真实的初始状态。这些构想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霍布斯、荀子、罗尔斯和艾克斯罗德的方案，它们都比较接近初始游戏的有效性条件。